

# 中华美学立德树人的现代教育功能及其实现



廖敏\*

山东科技大学图书馆, 山东青岛 266590

**摘要:** 以中华美学立德树人需要深度关切和探讨“中华美学何以育德”“中华美学可育何德”以及“中华美学如何育德”这三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通过对中华美学、西方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比较, 首先分析阐述了中华美学立德树人具有三个重要特性: 以“美善同一”的美学哲学认同“美”之于“德”的实践性; 以“非学科型”的美学体系重视“美”之于“德”的文化性; 以“虚实关联”的美学思维追求“美”之于“德”的超越性。其次明确了中华美学立德树人的三个重要功能面向: 实用美学层面的实践日常生活之德, 心理学美学层面的塑造理想人格, 以及哲学美学层面的涵养人生境界。最后提出从中华艺术之美、生活之美、自然之美、人格之美、经典之美实现立德树人。

**关键词:** 中华美学; 立德树人; 现代教育功能; 实现路径

**DOI:** [10.57237/j.ha.2024.04.004](https://doi.org/10.57237/j.ha.2024.04.004)

## Chinese Aesthetics and Its Modern Educational Function in Cultivat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Liao Min\*

Library,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ultivat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by way of Chinese aesthetics,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concern and explore thre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How can Chinese aesthetics cultivat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What’s kind of virtues and talents can cultivate from Chinese aesthetics?”, and “How can cultivate virtue and talents by Chinese aesthetics?”. Comparing the educational concep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esthetics, analysis and elaborates on thre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esthetics in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Recognizing the practicality of “beauty” in “virtue” based on the aesthetic philosophy of “unity of beauty and goodness”; Emphasizing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beauty” in “virtue” based on the “non-disciplinary” aesthetic system; Pursuing the transcendence of “beauty” over “virtue” based on the aesthetic thinking of “connection between virtual and real”. It clarifies the three important functional aspects of Chinese aesthetics: Firstly, cultivating virtue and talents by daily life at the level of practical aesthetic; Secondly, shaping ideal personality at the level of psychological aesthetics: Thirdly,

基金项目: 2023年山东省艺术教育专项课题“中华美学立德树人的现代教育功能及其实现”(L2023Y10230129)。

\*通信作者: 廖敏, [newliaomin@126.com](mailto:newsliaomin@126.com), [liaomin@sdust.edu.cn](mailto:liaomin@sdust.edu.cn)

收稿日期: 2024-11-01; 接受日期: 2024-12-07; 在线出版日期: 2024-12-24

<http://www.humarts.net>

cultivating personal life realm at the level of philosophical aesthetics.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five educational paths would achieve goal of cultivat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by way of Chinese art, life, nature, personality, and classics in Chinese aesthetics.

**Keywords:** Chinese Aesthetics; Cultivate Virtue and Cultivate Talents; Modern Educational Functions; Implementation Path

## 1 引言

立德树人作为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要求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并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以美育德”是实现这一根本任务最值得关注的重要方面。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系统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关于美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批示精神，是持续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的动力源泉。[1]中华美学蕴含着历史悠久的立德树人的教育传统、特性，具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在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结构和表达逻辑，更因契合当下全球美学重心从纯粹的艺术开始向文化转移的趋势，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强调既要认识美还要通过美改变和建设新世界的影响和推动下，对中华美学立德树人现代教育功能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2 中华美学何以育德

“美何以育德？”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体现出美学与德育整合研究的学术理路，即如何对待“美”与“德”的关系。美学思想的发生源于美学问题的提出，怎样提出美学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美学理论的性质，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华美学从提出问题的方式、美学体系的性质以及思维方式均有别于西方美学，也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下拓展出新的时代内涵。

### 2.1 中华美学以“美善同一”的美学哲学认同“美”之于“德”的实践性

与西方美学从一开始就强调“美”与“真”的统一不同，中华美学从提出美的问题开始，就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美不是出自单纯的对知识、真理的追索，而是一种关乎伦理的实践。“美”源于羊，羊大为美，从最初带给人们美好的味觉延伸到美物、美景、美德的审美意识，一切美好的人事物就意味着与美好德行的关联。由于强调“美”与“善”的统一，中华美学更多地

把审美价值等同于伦理价值，艺术被看作一种成就德性化人格的道路。[2]无论是观其画、读其诗还是闻其乐，都可以“知其德”。《诗经》中出现的洵美且仁、洵美且武、洵美且都，表达了对于美与仁爱、力量以及娴雅等德性的同一性认可。[3]中华美学强调人的美学存在意义却不离自然万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正因没有像西方美学那样总在追问美的本质而彻底地区分美与善，使中华美学以“美善同一”的美学哲学开启了审美功能的多重可能性，赋予以美育德的实践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美学思想是认同“美善同一”的典型，立足于生命个体与社会机体的相互调节，儒家美学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高扬人格的完美表现，在美与善的交融统一中，寻求审美与人生的切合点。[4]

### 2.2 中华美学以“非学科型”的美学体系重视“美”之于“德”的文化性

相比起西方美学严格界定美的概念并努力构建美的逻辑体系使美学成为一门学科，中华美学并没有走这样的道路，也有别于西方美学用纯粹理性分析解构有关美的客观事物的比例、结构、秩序、运动、节奏，而是以实践理性不断地发现美、参与美和创造美，展现出中华美学体系的最大特色——“美在文化”，并以此形成了独特的中华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及其活动方式。作为“非学科型”的美学体系，中华美学以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为核心，将自然节气与文化节庆的合一构成了中国之美在春夏秋冬的时间运行中呈现出来的美，因地域差异而呈现的多种多样的人文地理之美，唐宋之后士人庭院以诗、文、词、曲、琴、棋、书、画、文房、文玩、茶、香、器用、花木构筑起来的士大夫的典雅之美，城市新质与大众生活之美，以儒家礼仪为核心、以道家山林为意象展开的人文之美[5]，等等。

由此来看，以美育德就不仅仅是在学校教育中对美的知识的学习以及审美能力的提升，更在于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认识并体悟中华美学之道。道就是理，理就是德，德就是人格，人格的表现就是迹，迹就是器，所以器虽小，却又足以发明道。<sup>[2]</sup>“勿以善小而不为”不仅是德性的规训，更是人与天地万物在寒来暑往的时空互动中通过发现美、参与美和创造美的实践得以历练的品性。

### 2.3 中华美学以“虚实关联”的美学思维追求“美”之于“德”的超越性

在西方美学“实体区分”的思维里，为了达到对美的本质认知的确定和明晰，要求排斥时间变化，以三维空间的形式进行本质定义<sup>[5]</sup>，认为对美的定义和认知越清晰越丰富越能了解美。然而，无论知识如何丰富，即使对于美的知识了解掌握很多也不一定就成为诗人、画家、音乐家，因为“知道不可能代替审美意识”。<sup>[6]</sup>西方美学思维反映了习惯用主客关系模式看待宇宙万物，把主体和客体都看作是两个彼此外在相互独立的实体，一切事物包括美都是主体对主体之外的客体认识和思维的结果，所以特别重视“形”。中华美学则受天人合一哲学的影响，认为主体和客体在某种时间或空间里是统一的，有“我见青山多妩媚”，就有“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审美感应。在中华美学“虚实关联”的美学思维里，以“象”为特征的美呈现出一种自我与天地万物既融合又充满动态的变化，在“有我”与“无我”抑或“物我两忘”之间，传达了人所能达到的更高级的审美境界——“大象无形”。这一思维方式使“美”之于“德”有三种超越性：超越知识、超越主客、超越功利。美的教育不是教人知识，而是教人体验生活，体验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锻炼在直观中把握整体的能力，培养超凡脱俗的高尚气质。<sup>[6]</sup>“美”之于“德”的超越性在道家美学中尤为突出，因其更为准确地把握了审美意识高于认识和知识，并强调对人的自由的追求。

## 3 中华美学可育何德

“美可育何德？”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中，尽管“德”的内涵如此丰富且变动，但始终都没有离开以“人”为主题展开的对生活、理想和人生的探索和完善。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生活美”“人格美”和“人生美”的追求，形成了中华美学立德树人的三个独特面向。

### 3.1 实用美学——实践日常生活之德

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德”最初的内涵并不是伦理范畴的道德、德行，而是政治范畴的“敬天保民”，本义是保全生命、恩惠德泽，强调德与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sup>[7]</sup>“敬天”是受有天命且具备高度智慧、才能和品德的天子职责所在，对于老百姓来说，更重要的是保全生命，作为生命活动根基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端正心性和反省自我，修养德行最重要的活动场域。

维特根斯坦提出，为了明白审美表达，必须描述生活方式，而“生活”是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只有研究具体的文化生活，才能了解有关审美和艺术的词汇、语句、规则以及意义。日常生活关乎人的衣食住行，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美，其本质更多地是从世俗条件中获得感性快乐。“日常生活审美化”体现了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有一种自觉的审美的追求。<sup>[8]</sup>人通过日常生活所接触的万物既以人情看物态之美，也以物态之“美”度人情之“善”，经年累月形成中华美学的审美习惯。作为一种气质结构，习惯既是一直处于运转着的世界中的一种定位、一种行动的趋势，又是在行动中可能会得以实现的某些潜势（potentials）。<sup>[9]</sup>“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表达了孔子通过日常饮食和住所判断和肯定学生颜回的德行。

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上的“生活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使日常生活具有审美的因素，从而提升了生活格调，减轻了日常生活的压抑性、枯燥性，另一方面也使审美的超越性被感性欲望淹没，使美降格为商品的属性，为满足人的感性欲望服务，成为肯定现实的东西。<sup>[10]</sup>“生活美”带来的享受固然值得追求，但这不是人存在的最高价值。生活享乐一旦成为最高价值，就会导致感性异化，人的精神性就沦为物质性、神性沦为生物性。

### 3.2 心理美学——塑造理想人格之德

中华美学从先秦开始就注重“人格美”的问题，儒家倡导的“文质彬彬”的人格美观念，强调了人的内在品格美与外在风貌美的统一。“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人的体貌风度之美是人的外在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美”就是内在人格美的外在映照形式之一。<sup>[4]</sup>中华美学塑造理想人格之德的传统是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

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苏轼、刘禹锡、辛弃疾都是在不同时代中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千古风流人物，为什么人们通过诗词记住了他们？正是透过他们历经人生的各种挑战甚至磨难挫折所呈现出的“人格美”，风光无限也好落寞悲愤也罢，他们的诗词展现了正义、执着、恬淡、超然的美好品格，唤醒了读者的感同身受，激励和鼓舞人们开启探索和塑造自我理想人格的实践之旅。

蔡元培先生尤其重视以美塑造理想人格之德。在他看来，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要有宁静而坚毅的精神气象，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陶铸文明之人格”，教育是完成自由人格的塑造，赋予个体自我发展的能力，故而他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蔡元培倡导的“自由”不是放恣自便，而是正路乃定、矢志不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的精神气度，这是孟子所称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取向。为此，他大力提倡国人在工作之余通过欣赏艺术和参与文化活动来涵养身心，调和知识和情感的分裂，认为美育应该浸润“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个领域，美育理念不是仅仅指艺术教育，而是指渗透在生活世界中的中国人的修养。[11]

### 3.3 哲学美学——涵养人生境界之德

中华美学是一种具有忧患意识的美学，中国文化传统在审美与认识价值、审美与伦理等方面存在诸多有机联系，它不仅体现在文化符号和艺术符号之中，也体现在人们情感和心理世界的“情感结构”之中，因此具有一种辩证的表达能力，一方面能够抵抗和批判其它文化中意识形态现象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能够表征出“历史的必然要求”。以儒家和道家来看，儒家的美学强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美学上的几何学，质朴、浑厚而秩序井然，其象征是钟鼎，它沉重、具体而可以依靠；道家的美学主张顺其自然才能得天真，是美学上的色彩学，空灵、生动而无拘无束，其象征是山林，它烟雨空濛而去留无痕。从表面上看来，二者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最深的根源上，它们又都为同一种忧患意识即人的自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而又互相补充。[2]

中国哲学之所以较早达到“人的自觉”离不开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思考。中国文化中的诗人，大多是那种对忧患特别敏感的人们，他们能透过生活中暂时的和表面上的圆满看到它内在的和更深刻的不圆满。尽管

“做一个诗意的自由人”一直是很多中国人最理想的人生境界，但这也恰恰说明真实的人生往往是不自由的，现实充满了各种客观必然性但还必须时刻与之往来。人认识的符号有文化规定性，人的行为又受伦理约束，因此，最能通往自由的只有审美。审美既超越了欲念、功用的限制，也超越了“应该”的限制，而成为完全超然物外之必然性的自由自在之境。[6]审美活动基础上形成的“审美境界”亦超越了“求知境界”的认识关系和“道德境界”中的实用关系，使对象成为人自身自由的和无限的东西，而不再作为有用于有限需要和意图而满足占有欲和功利心的东西。所以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进取，也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意志，而只有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时，才能真正地领悟人生的自在境界。

## 4 中华美学如何育德

“美如何育德？”达成以中华之美立德树人的目标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多样化的教育路径，笔者试从中华艺术之美、人格之美、自然之美、生活之美、经典之美五个方面进行解读。

### 4.1 以中华艺术之美育德

中华艺术之美是中华美学的中心对象，中华艺术从创作、形式到作品都蕴含着中华美学的规律、特点和内在精神。只有首先关注中华艺术的人文价值，才可能强化以美育德过程中的价值观教育，并且这种“强化”不是刻意地功利性的教育，因为艺术对于人的教育作用的发挥常常是间接的，是通过认识、了解和感受中华艺术，恢复美感本能，自然而然地涵养德行。如果直接把道德规训摆出来，那就丧失了艺术把普遍性的内容转化为艺术形象，通过艺术形象去感染人和教育人的功能。以中华艺术之美育德的关键在于“审美教育”，审美教育的目标不是掌握特定的知识，而是重在培养学生高远、深刻、通达的见识和情怀。[12]

### 4.2 以中华人格之美育德

中华人格之美强调美之于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审美能力、技能或美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的品格作为伦理评价对象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审美评价，以“美善同一”的理念品鉴人物，不仅有助于反思自我人

格存在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也有助于通过了解、学习、模仿“美善同一”的人格典范，获得人的生命历程和精神风貌和谐统一的力量。作为中华美学的一个重要理念——“观”，在涵养人生境界之德的历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人生”作为“观”的对象，对其间的酸甜苦辣、得失荣辱就会有新的感悟，人生的变故正是考验和锻炼这种境界的机会，因为人在遭受巨大的人生波折、失败、困苦、屈辱的时候，精神和心理状态能够不为环境的变异或个人的得失所影响，这不仅是一个意志是否坚强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观的问题，也是一个人精神锻炼、修养程度的检验。<sup>[13]</sup>王阳明“致良知”的人生境界，正是毁誉荣辱之来不以稍动其心，以高度稳定、平静、沉着的态度泰然处之，处危不动、处急不惊、处变不乱，最终摆脱了危机，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精神美”的人生境界，历练出对人生世事采取的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更包涵了生存意义上的智慧和力量。

### 4.3 以中华自然之美育德

中华自然之美是因地域差异而呈现的多样化的人文地理之美，其立德树人重视的是由主体心理时空与客观现实时空有机交融形成的审美时空中，既能通过感性物态把握生命的本质，也能超越现实时空及感性物态的有限性束缚，从而获得自我精神生命的灵性。链接主体心理时空与客观现实时空的关键是“移情”，即审美主体把自己的感情对象化或赋予客体，使客体具有主体一样的感情，从而产生主客体之间的情感共鸣与交流。中华自然之美的时空观，常常通过“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增加了时空容量，所谓时间空间化，即把时间的动态过程，凝冻在空间之中；空间时间化，则在空间的静态形式中，体现出生命的活动过程。<sup>[14]</sup>这一时空观不仅体现出虚实动静的生命节奏，使主体通过“移情”从有限的自然时空之中领悟到宇宙无限的生命精神，激发对于中华人文地理山川河流、天地之美的情感，从中体悟出生命与永恒的力量。笔者到云南保山腾冲旅游期间，有幸到龙陵松山一游，这个最不出名的地方曾经在1944年打过一场最出名的“松山战役”，尽管抗战的硝烟已过去八十年，但站在这平静辽阔的山河之间，仍能从一草一木、一碑一石和讲解员的讲述中，真切地感受到中华儿女在滇西抗战历程中艰苦卓绝保家卫国的“壮美”力量。

### 4.4 以中华生活之美育德

中华生活之美是中华美学文化性的重要场域，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征，即注重体悟事物内在之美、强调身心一体的审美体验以及侧重于主体对生活世界由感官到心灵体验的评价。对于生活之美的感知和把握需要有时间、有体验、有趣味，这似乎与当代社会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的三重面向难以达成和谐，事实上，真正的“美”不离日常万物，更需要沉浸其中，才能获得真正的体验。

以中华生活之美立德树人有助于克服现代日常审美的快速化、碎片化和感官化等异化现象对人的全面发展造成的疏离。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生活礼仪之美。生活礼仪源于礼乐文化和民间习俗，通过礼之为空间的建筑美、礼之为器物的雕塑美和图案美，以及礼之为美食以及音乐、舞蹈、戏剧美等，能够培养人的敬畏心和仪式感，增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美好情感的交流和互动。

二是生活体验之美。古代中国生活审美重视身心一体的体验，这对于处于加速度的现代人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即重“质感”的生活比求“量化”的生活更符合人类身心发展的特点。“体验”侧重主观性和主动性，在生活母体中不脱离生活原初场域、能切身体验具有实际功用性的审美而非脱离生活的静观默想的纯粹艺术审美才更为真实更值得肯定。<sup>[15]</sup>

三是生活趣味之美。让普普通通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美”的意向，其核心在于“趣味”，中国古代甚至将趣味看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决定性因素。趣味侧重于对主体对生活世界万事万物由感官到心灵体验的评价，它是中国人经历世代变迁、人生起伏仍然对生活充满生机和情调的表现，主要体现在物趣、理趣和情趣三方面：“物趣”是通过与生活万物之间的物我交融体悟造化之道，获得“体物而得神”的审美艺术。“理趣”是自然之道在艺术作品中常与感性情态融为一体，以饶有趣味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大理白族民居之美。“情趣”是对人生的艺术化，能够以欣赏的眼光看待生活并寻求和创造生活，比如中国人包饺子时随机在其中放上硬币吃者有福的乐趣，等等。

### 4.5 以中华经典之美育德

中华经典之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精神产品之美，具有传世性、普适性、权威性、耐读性和累

积性。[16]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各文明中历经风雨寒暑仍能保持文化性格的一贯性，其重要原因是中国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和藏书文化。然而，从形式上看经典本身只是书籍，只有人能动地进行搜集、编纂、阐发、传播，才可能使经典发挥立德树人的教育作用。孔子对于《六艺》经典化形成的贡献就在于以“昭乎笔削”有所取舍的方式整理了西周以来的文化典籍，重视对“文”的形式化的同时，自觉地注入了道德伦理的价值观念，使原本属于王官之学的经典学习通过文化下移从而普及大众，成为一种自觉的精神模式和学习范本。[17]

新时代立德树人要解读好、利用好、发挥好中华经典之美的育德功能，“阅读经典”仍然是重要的教育方法，当然也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特点，丰富和拓展“阅读经典”的内涵，笔者提出以下三种方法：

一是开放式阅读中华经典，旨在鼓励读书的独立和自由，让学生不仅广泛地接触和了解中华经典，并且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够确立自己对于中华经典的认知和感悟，形成自己观点的同时，也能看到更丰富文化内涵和辽阔的思想世界。

二是移动式阅读中华经典。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微信、抖音等新兴传播形式的快速发展，使得跨媒介阅读成为广为大众接受的阅读方式。移动式阅读经典强调对于经典学习阅读方式的改变，旨在打破官方和权威专家对经典诠释的垄断，多维度展现对于经典价值的认知和判断，并且能够随时随地接触和学习经典。

三是沉浸式阅读中华经典。作为一种向“具身传播”回归的阅读模式，沉浸式阅读在“心流”“具身”“内爆”等关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结合技术和阅读元素，整合认知和体验的关系，由此形成了自身概念。[18]沉浸式阅读中华经典，不仅仅是一味地要求读得广、多、深，“立德”更需“树人”已内在地包含着时代对于人在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伦理角色和价值角色的双重要求。屠呦呦曾从西晋医学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获得灵感，认识到不能用加热法提取青蒿素，而改用低沸点的乙醚提取，在经历 190 次的失败甚至以自己作为试验后获得成功，并在 2015 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医学经典的沉浸式阅读对于拓展和深化认知带来的妙处。当阅读者所读的经典达成了与自我当下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境需求的一致，能从深度阅读经典中受到启发，获得某种灵感和新知，促成知识的深度融合与创造性转化，解除了各种情境中的困惑与问题，人就赋予了经典时

代的意义，经典的存在也才更具时代价值。

## 5 结论

从美学的观点来看，每个人的生命史都可以看作是一个艺术作品。当前，由于美以及欲望表达的异化造成的问题，还需要跳出康德美学的乌托邦，将人合理存在的可能性放到人类历史过程中去考察，使人的生命存在和美的意义既有具体性也有对现实的超越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点，也符合按照中华美学的规律来培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班人的教育逻辑。因为“美的规律”包括人在生物学意义上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尺度和规律，最重要的是包括以“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以及整个自然界的尺度和规律来生产、创造、活动，这是一个趋向无限的尺度和要求，真正的美体现着这个规则，其中包含了人性所可能达到的精神规定以及美学所包含的人类感性存在的无限丰富性。[19]

## 参考文献

- [1] 王嘉毅. 扎实推进新时代学校美育高质量发展 [J]. 教育研究, 2023 (12): 4-11.
- [2] 高尔泰. 美是自由的象征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297, 304, 288.
- [3] 朱安群, 徐奔, 周洪, 刘松来. 十三经直解 (第一卷)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6: 553-558.
- [4] 张涵, 史鸿文. 中华美学史 [M]. 北京: 西苑出版社, 1995: 49, 97.
- [5] 吕东. 中西美学的主要问题与世界美学的演进——访张法教授 [J]. 哲学动态, 2022 (10): 115-127.
- [6] 张世英. 中西哲学对话: 不同而相遇 [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20: 128, 137, 553-555.
- [7] 金春峰. “德”的历史考察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6): 5-12.
- [8] 叶朗. 从中国美学的眼光看当代西方美学的若干热点问题 [J]. 文艺研究, 2009 (11): 5-17.
- [9] (美) 冯珠娣. 饪餐之欲: 当代中国的食与色 [J]. 郭乙瑶、马磊、江素侠,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10-11.
- [10] 杨春时.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 (1): 94-102, 160.
- [11] 顾春芳. 以国民修养载大国气象——蔡元培人本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宗旨 [J]. 美育学刊, 2023 (1): 9-16.

- [12] 程相占. 美育基本问题的正本清源 [J]. 美育学刊, 2023 (1): 1-8.
- [13] 陈来. 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229-230.
- [14] 朱志荣. 中国艺术哲学 [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102.
- [15] 张翠玲. 古代中国生活审美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15.
- [16] 詹福瑞. 论经典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18.
- [17] 胡小林, 袁伯诚. 中国学习思想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7.
- [18] 覃芹, 邵笔柳. 融合传播中的沉浸式阅读: 概念、价值和路径 [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1): 92-98.
- [19] 王杰. 现代美学的危机与重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446-447.